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叔孫婍聘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婍聘于宋。桐門右師杜樂大心居桐門見之。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杜樂氏大宗也卑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遠今人每好於

宗族鄉里之賢以自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杜為定十年

鳴高者可以鑑矣

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杜逸昭子賦車轄杜詩小雅周

孫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

坐杜坐宋公右以語相泣也林相與語樂祁佐杜助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歿乎吾聞之哀樂杜可

哀而樂哀杜可哀皆喪心也語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林

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杜為

叔孫宋公卒傳

魏禧曰語曰培婁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

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論衡自敘一

篇原本孤寒至於引譬賸舜絲禹醴泉芝草甚及犂
牛駢角只顧以辨勝人遂至抑親揚已喪心已甚充
乃名人豈此理尚未知耶可見人至好名爭勝私心
所蔽白日而不見邱山如此為勝愈勝而愈屈如此
為名愈名而愈辱人之大愚莫過於此可以鑒矣乃
其書猶膾炙千載古今之以文勝可嘆哉

樂祁論季氏

季公若之姊

杜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云公若姊

為小邾夫人。生宋元

夫人

杜平子

生子。林宋元夫

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

杜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

公若從。

杜從昭子

謂曹氏

林即宋元夫人

曹小邾姓也

勿與

杜勿與女

魯將逐之。

林魯人將逐平子

曹氏告公。公告

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

林若果欲逐季氏魯君必失其國政

在季氏三世

杜文子武

矣。魯君喪政。四公

杜宣成矣。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禧按為弱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

振豈能強闢之哉曹髦刃出于背有由然矣

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

卷之十五 三

云亡。心之憂矣。杜人則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公孫傳

魯昭公伐季平子

初季公鳥

杜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取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歿

季公亥與公思展

杜季氏族

與公鳥之臣申夜

亦

姑相

杜治也

其室及季姒

杜公鳥妻

與饗人檀通而懼

婦人之淫每與大獄處此者不可不

慎乃使其妾扶

叱杜已

所謂膚以

示秦遄

魯大夫

杜之

妻曰公若

杜即公亥

欲使

杜使以非禮

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

公甫

杜平子弟

曰展與夜姑將要

杜劫以非禮

余秦姬

林秦遄之妻公鳥之

妹以告公之

杜平子弟

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

而執夜姑將殺之

聽訴不察而速殺人乎

公若泣而哀之曰

杜平子

邑

而

執

夜姑

將

殺之

聽

訴不察而

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杜指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卒子使豎杜主通勿內

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命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杜拊其

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距杜雞足也平子怒益宮

於郈氏杜侵其宮且讓之杜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杜為子臧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杜家將禘杜祭於襄公萬杜舞者

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杜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臧

孫杜即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言棄禮太甚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杜昭公昭公子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左氏凡敘人大難之起必先歷敘其

有由可以自省故欲避難者必先平怨欲造大難者亦

必先平衆怨也如勾踐報吳而曰子女玉帛日賓服于

鄰國者是也公爲告公果公賁杜皆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祖側加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杜公畏季氏權勢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杜無受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

之所及也杜言其微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杜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杜勸公逐季告子家懿

○公言

○私言

伯杜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杜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杜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矣。乃館於公。杜惡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

既勸君莫逐季氏。又以聞命。避嫌居中。不出於勸。可以

觀忠於不出。可以觀智。所以周旋。乾侯終存。大義而季

氏亦莫叔孫昭子如闕。杜魯邑彭士望曰。此成敗大

之忌也。未孫昭子如闕。係公平日不與昭子熟。商成

季氏逐公。徒以成其禍。皆公之自取也。公居於長府

府杜官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

而請。遇難者每登臺而請。乃知古人作遊觀之具。皆有

深意。○魏禮曰。余行山東。見家有備禦之臺。去梯

則陡絕莊子所謂有樓櫓之備者是也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

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窮困杜隱約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舉大事四

為變興作逆理亂常之事者多乘昏黑蓋弗可知也杜

勢既易為亦人之良心不容泯滅故也杜

叛君助季氏不可知杜眾怒杜季氏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將蘊杜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

六字杜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

子杜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宗扆言於其眾曰若之何

莫對。杜衆疑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杜陷公圍也。○士望曰。使

公徒明矣。攻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言無戰心也。冰積

以取其蓋可。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

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昭伯之

與趙鞅之逆魏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

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杜諸臣公若

令自罪。而諸臣所劫。今子家欲令諸臣僞作劫君伐季者

其所公曰余不忍也。此亦童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杜公

為魯國遂如墓辭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之逐先君且謀所奔

衛遠矣蓋伐季氏者公自奔者亦公也伐公徒而不及

公奔而無追所謂禮教之遺不及於墓弑者乎○謝文

濟曰處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

不及謀呼吸之間大難已定稍縱則事機去而大禍作

矣今乃顯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

至公若邱臧諸人俱兒戲也豈但昭公有童心哉只子

家子一人有見而又弱不能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

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故也。杜陽州遠平陰近未勅有司遠逆書曰公孫于齊

故令魯侯過其特自咎以謝公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

胡氏曰齊侯言公于野井以禮遇相見孔

不返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無其本而徒末焉是亟豈所以為禮也哉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杜二萬以待君命杜待

季氏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

童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

杜齊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

孔尚典曰夷吾在外卻芮使重賂素以求入當時齊晉大夫皆貪賂

子家子何不教昭公以邑賂而使之與師納已耶

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繼續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

有罪。杜從者陷君留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當是此時

別圖迎復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弗通何爲。而何守焉。

杜何必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最是先出在外兩無所

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歿。子以

逐君成名。語妙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造與公言。

孔尚典曰：子家子此時見昭子來，是一好機。會便當先要臧孫合謀，又設法以回公徒之。

心昭公易與不愁不聽不先。

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調衆心而徒與公言何益。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叔孫謀○密。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子請歸安衆。

昭子自鑄歸。

伏兵。平子有異志。

與平子議時不能得其要領也。然則何如與之盟？冬十

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成。

○孔尚典曰：平子有異志，何不可盡誠再圖？有昭子在

內，有子家子在外，所謂或推或輓，何愁不入？一有起超，遂欲祈成，昭子有性氣不肯受欺，其俠烈固可取，但處大事還須耐煩，小心萬不得已，則已以成謝責可耳。

戊辰卒。

哀哉。

左師展

杜魯大夫。

將以公乘馬而歸。

昭子未來平子之意不可

知衆未安而倉卒竊馬以歸。造次愈甚君臣皆童心矣。

公徒執之。

魏禧曰：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昭公必

欲死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懼死耳。惟懼死，故

得以死懼之。若迫之以必死之勢，則必將不顧其死，

我乃不得以死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死之形以圖

我，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正

德初，韓文、劉健等力請誅劉瑾，八人瑾等窘迫自求

安置南京，閣議持必誅之論。上已勉從，夜瑾等哭訴

而明日瑾入司禮健等皆罷大事盡去矣此其禍蓋生於迫小人以必死之地而強主上以抑情難從之事也若姑聽其安置南京使與主上隔絕眷顧之情稍替彼在南京必有犯法之事怨望之情然後繩以大法則上之愛護既不及昔而彼在外我在內除之易易矣夫上方親暱之時尚勉從大臣言況既出南京哉特除之亦不宜太遲遲則變生吾嘗謂君子除奸有一舉并去其黨者懼其身非法外得以因緣救護也然須慮合力致死勢不可制有先去其一漸及

其餘者緩之則交疎彼方圖免舊罪不敢更觸新禍也然須慮優悠養奸滋蔓難除有先去其渠魁後及其黨與者斷蛇者斷頭射馬者射目得其要領則餘不能爲亂也然須慮殺一人而激衆人之變有先去黨與後及其渠魁者未可遽動旁攻以弱其勢如鉏樹先疏根旁餘土馴鳥者鎩其羽翮助惡無人則孤而易制也然須慮投鼠忌器橫挑大難我方旁攻而彼已先發矣有急除之者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然須慮發而不中一敗塗地有緩除之者因

利乘便所謂拔齒而兒不傷也然須慮事久變生反
為所制種種作用不同總在臨事時度理審勢量情
相機耳然觀古今成敗大約多以漸除及誅首惡者
為得若明烈皇帝之除魏璫不假學問不資謀議神
武獨斷可謂振古之烈矣

子大叔論禮

趙簡子

杜趙鞅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

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杜日月星辰

因地之性

杜高下剛柔

生其六氣

杜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

杜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杜五行

氣適口養體為酸鹹辛苦甘之味

發為五色

杜發見也青黃赤白黑

章為五聲

杜宮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杜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為禮以奉

之杜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杜馬牛羊五牲杜麋鹿兔三犧杜祭

宗廟三者以奉五味為九文林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

謂之犧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

黼黻昭其文也○禧按林註華若草華是華蟲二物若

書經中註六采杜畫續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

合訓維五章以奉五色杜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杜解見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林事也以治內為

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妻父曰昏

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爭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在臣為事民

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杜雷震殺戮以象天威為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林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

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太不亦宜乎。

林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於

直性之直者以禮弼之使就於曲

間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魏禧曰。戴禮諸八篇文字精義皆從此出。

宋齊謀納昭公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杜請納公

夢大子欒

林元公太子

即位於廟已與平公

杜元公父

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杜謂華向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櫛

蒲田反

櫛

附杜棺中苓脉

也所以藉幹

杜駭骨也

者請無及先君仲幾

林宋大夫

對曰君若

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

杜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

羣臣弗敢知若夫

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

杜不忍曠禮廢法自速死罪

君命祗辱杜言君命必不行宋公遂行彭士望曰見夢而行尤人所難已亥卒

于曲棘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杜善宋人達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

地也杜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從女杜二人皆汝賈以幣錦二兩杜二丈為一端二

也二兩杜直轉一如瑱杜他殿反杜瑱充耳縛卷也急卷

細甚乃如充杜梁適齊師謂子猶杜梁之人高齋杜魚綺反杜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杜若為能為我行貨於子

後又當致粟五千庾杜當為請使得為高氏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庾十六斗凡八千斛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財歆之妙林

言以此二兩為先幣蓋許賂子猶以百兩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

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歿有得說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杜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語尤穩當可聽讒人之言近理而可信者最易入穀不可不慎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杜齊帥師從

公林使從魯公伐魯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左傳卷二十一 哀公二十一年 納二

請我受師。林成孟氏邑言國之有都邑將以許之。請納

質。見疑杜恐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

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林用成之力彫敝已甚不能復堪忍受請息肩

于齊。杜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衆。杜以其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

成。林待魯人守備既曰。不勝衆。杜衆不欲降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杜魯地齊子淵捷從之。杜逐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楯

繇胸。其俱反汰。他達反輶七入者三寸。杜輶輶車輶繇過也

矢汰。矢激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驪戾也。而

助之。林在腹曰鞅聲子射淵捷之馬新其係腹之鞅馬

助子車。杜淵捷即齊人也。將擊子車。林人之先助淵捷者

射。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杜又欲使子車曰。眾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杜齊從野洩。杜即叱之。洩曰

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杜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

亦叱之。杜野洩亦叱也。言冉豎射陳武子。林即

中手失弓而罵。杜武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

鬚者甚口。林甚有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

諸。林無乃亢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杜偶言不林

主專亞世少胎世。卷二十一。謀納三。五。

雍羞為顏鳴。右。下。杜皆魯人羞為苑何忌。杜齊大夫取其耳。

杜不欲殺雍故顏鳴去之。杜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

下顧。杜復欲使苑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杜一而乘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杜言魯人皆

不以私怨而相棄

林呼林雍共載

子西辭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杜平王

曰大子壬

弱杜昭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林本建所聘

子西

長而好善

是正論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

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聘之是彰國有外援杜謂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

楚國之政言王子建

也敗親速讎杜來討是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昭王

魏禧曰賢者當此婉辭以自潔者有之而乃出如此語真賢人所難周平王於申侯可愧歟矣○此等語若已之勢地不可自固則恐爲子常所殺此事不可輕學也

彭家屏曰同一讓國也子臧季札之詞婉而子西之詞厲何也彼以節自高故意超而言孫此恐以已爲市故情急而語嚴蓋不如是不足以謝絕其意也

晏子論彗星陳氏

齊有彗

似歲反

星

杜出齊之分野

齊侯使禳之

杜祭

以

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

杜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林星象似帚故有除穢之象

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

杜逸詩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林齊君

之正寢

公嘆曰美

哉室。

奇

其誰有此乎。

杜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

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奇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奇

又陳

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

林

詳見二年傳註

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濫大夫。不收公利

林

不濫失其職不陷慢其事不得作福以收人心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奇

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杜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杜諫也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彭士望曰：此段迂

經術處。○禧按：景公不足有為。晏子知之深矣。此特因

其問禮而言禮耳。然如言誅祝史言禳禬言陳氏已極

痛切而公之昏惰如故。公曰：善哉。三善哉了却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

也是以先王上之。

真德秀曰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用且厚斂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穆文熙曰晏子不禳彗星誠爲千古定論然高宗修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熒惑退舍則修省之功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

魏禧曰觀景公對晏子數言想見庸主可哀令人欲

笑欲哭

彭家屏曰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響晏子不禳彗而歸重於有德無德真至論也然其反覆引詩謂有德則彗不爲災無德則禳亦無益其勉齊景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之意自在言外○上言齊有彗星下文即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之深意也

吳光弑僚楚殺卻宛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杜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

杜二子皆王僚母弟

帥師圍潛

杜楚邑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杜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

以觀諸侯

杜觀

楚莠尹然工尹麋

九倫反

杜二尹帥師

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杜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與王馬之

屬

杜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以濟

杜益

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

杜水名

汭而還左尹卻宛

寬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

杜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彊盛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因其師徒在外告

鱄設諸。見林伍員所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林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

以國與子而與弟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

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

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杜謂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

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林設諸恐已或不能光曰。我

爾身也。杜我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杜掘地而

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杜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杜晉皮反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林直門

尸王席皆王僚親密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

也奸細執羞者坐行杜而食者必解衣易服於門外以防

者執羞及體以相授也杜而食者必解衣易服於門外以防

室杜恐難作王黨鮑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杜全魚炙

抽劍刺王鉞交於胸杜交鮑遂弑王穆文熙曰刺客中

有遺恨矣鮑闔廬以其子為卿杜即光也以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歿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杜季子自知力復命哭墓杜復使命復

左傳經世妙略卷二十一吳光二王

位而待杜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國杜小楚師聞吳亂而還杜言聞吳亂明卻宛非取賂而還卻宛直而和

國人說之林楚鄢將師為右領杜官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杜惡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譖之久矣而特發于

甲惟謂子常曰子惡杜卻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

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杜報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林此以上四句皆無極辭及饗日惟諸門左杜張

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杜此春救也帶出妙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林此曰字

辭之時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理有不亦可乎林三

無極之詞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

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杜燒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林燕林知其冤不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

一編管古顏焉或取一秉古但秆杜焉杜編管苦也秉國

人投之林投而杜遂弗燕也令尹炮之杜炮燔盡滅郤氏

左傳經世鈔昭三卷二十吳光三五

之族黨殺陽令終杜陽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杜楚大

氏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不可曰鄢氏費氏自以

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杜欺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杜為殺無楚卻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杜國中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

謗譴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杜在十出蔡侯朱杜在二喪

大子建殺連尹奢杜在二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

邇無極也魏世做曰平王治楚幾于晉悼只用今又殺

三不辜杜卻氏陽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杜在位吳新有君杜光疆場日駭林楚國若有大事軍

旅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

止。

魏禧曰按吳自太伯奔荆吳人立爲吳太伯傳弟仲
雍又三世至周章武王封以子爵自周章十九世至
僚而公子光弑之春秋列國父子兄弟弑奪之禍最
酷雖以周公之聖不四傳而潰弑出公吳承至德之
後自太伯至夷昧凡二十三世歷年凡八百而父子
兄弟相安無事終吳之世惟公子光弑僚而已列國
有道之長未有過於吳者惜乎季札以非義之讓敗
吳八百餘年之義也札輪敘當立父兄之至情當立

賢當立舍其三當立以讓諸不肖之姪而成弑奪之禍吾謂札之讓其在宋穆公之後矣無極奇讒卻宛奇冤古今所罕古者國人之論甚有權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曰不可曰可殺至於宋而太學生猶得以議國是誦言君相之過及前明則庶人不敢議矣魏世倣曰沈尹戌乘子常患國人之議而進言又歷敘無極往事以明之言吳新君楚後禍以懼之故其言得入無極用讒以禍人家國滅人族黨自滅其族天道人事理固宜然沈尹因變諷子常以除國患義

左傳經世鈔

十七



卷二十

吳光王

二十四

正勢易一段誠懇足為除小人之法

晉殺祁盈伯石

晉祁勝與鄔

于庶反

臧

杜

二子祁通室

杜

妻

祁盈將執之

杜祁午

訪於司馬叔游

杜

司馬叔

游曰鄭書

杜

古

有

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杜

言害正

直

衆無道立矣子懼不

免

杜

言世亂

讒勝

○禧按叔游之道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言藏垢納汚亦非居亂世之道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言

立辟姑已

杜

且

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杜

言

臣無與國事

○使言於君而討之當無

患矣祁盈行之太驟非處亂世之道

遂執之祁勝賂

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

杜

以其

祁盈之

臣曰鈞也

杜

將皆死

此趙王教

愁

魚觀反

使吾君

林

謂

盈刑聞勝與臧之效也。以為快。乃殺之。不殺勝臧盈之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嗣我。杜楊叔向邑食我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何至於此

矣。初。斷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杜夏姬其母欲娶其黨

林其母欲為叔。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杜

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其母曰子靈杜之

妻杜夏殺三夫。杜陳御叔楚襄老及一君。杜陳一子。杜

微而亡一國也。杜陳兩卿杜孔寧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名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亡白反杜

鄭靈公夷

之妹也。子貉早歿。杜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杜夏姬也。

理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杜古生女黶。杜反

美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髮膚光色名曰元妻。杜髮黑

故樂正后夔。杜舜典樂官之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力

反無饜。杜於鹽忿類。杜立對反無期謂之封。杜大豕有窮后

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杜夏以妹喜殷以妲

也亡。其子之廢。杜謂晉申生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

有尤。杜異物足以移人。杜名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

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杜達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杜叔向嫂走謁諸姑杜叔向母曰長叔如生男杜兄弟之妻伯華妻也謂叔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奇識遂弗視

彭家屏曰叔虎之母美矣叔向之母謂其必生龍蛇而卒及樂氏之難伯石之母美矣叔向之母又謂其必有後禍而卒與祁氏之誅苟非其智特優何以所言俱驗歟大抵物之尤者皆足為患無可怪也

魏獻子舉賢

秋晉韓宣子

林韓起

卒。魏獻子

杜魏舒

爲政。分祁氏之田。以

爲七縣。

杜鄆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杜銅

鞅平陽楊氏

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

平陵大夫。魏戊

杜舒庶子

爲梗陽大夫。知徐吾

杜知孟孫

爲塗

水大夫。韓固

杜韓起孫

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

銅鞮

丁兮反

大夫。趙朝

杜趙勝曾孫

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

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

杜帥

二十二年辛烏師以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

杜卿

子爲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杜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皆受縣而

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杜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晉大

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

也。遠。杜疏不忘君近。不偏同。杜不偏同位。居利思義。杜

苟在約思純。杜處窮約則思純正。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疎一也。詩曰。唯以下其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主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驂茂林即鄭而往。立於堂下。一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杜隨使人應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驂明也。杜素聞其賢故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杜賈國惡杜亦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杜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今子少不颺林顏貌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杜如舊今女有力於王

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為忠杜先賞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林戊為梗陽大夫。望輕。以故不敢斷。決其曲直。

獄上。杜其大宗。

杜訟者之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

賢。謂閭沒女寬。

杜俱魏子屬大夫。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

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杜魏子朝君退待於

庭。

杜沒寬待于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

杜召二大夫共食。

比置。

林自始食至食盡。

歎。既食。使坐。

杜更命之令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

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林至食自及半。

答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臣賢屬厭而已。杜屬足也。言小人

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林悟二大夫規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所以興

鍾惺曰。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

而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

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

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之全。其

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禧按。彊復拒諫之人。亦宜

用此法

彭家屏曰魏子賢者一念之邪遂至受賄鬻獄使非
與正人居而及聞正論則已過矣語有之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君子之不可不擇所與也如是夫

蔡墨論龍

秋龍見于絳郊。

杜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

杜晉太史

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杜豢御養

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鰲。

杜力謬反

叔安。

杜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

杜裔遠也元孫

之後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授

畜龍。

杜林援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

杜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鬲。

子工反

川。鬲夷氏其後也。

杜融水上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夷杜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君也杜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林四龍

漢各二合為四乘杜○禧按荒唐可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笑後人作路史皆祖此而益誕耳杜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林不能飲食之而杜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林陶唐堯之子孫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杜夏后以豕韋之

後杜以劉累代彭姓之龍一雌歟潛醢以食夏后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杜龍也杜懼而遷於魯縣杜不能致龍

自與范氏杜晉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歿及之。杜

職有失官不食。杜不官宿。杜猶其業。其物乃至。杜設水

龍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林若泯滅棄絕其官。守鬱。杜滯

至湮塞也。杜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

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杜五官之君長

皆配食於五行之木正曰句。杜芒。杜正官長也。取木

神為王者所尊奉火正曰祝融。杜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杜秋物

重焉水正曰元冥。杜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杜

祀該焉其祀脩及熙焉。土官棄矣。故龍不生

為羣物主故稱后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

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杜乾上乾下之始三三杜乾上乾下

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杜乾初九爻辭其同人三三杜離下乾上同

曰見龍在田杜乾二爻辭其大有三三杜乾下離上大有曰飛

龍在天杜乾五爻辭其夬三三杜乾上九爻變曰亢龍有悔杜乾

上九杜乾其坤三三杜坤下坤上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乾

爻辭杜坤坤之剝三三杜坤上六爻變曰龍戰于野杜坤上若不

朝夕見誰能物之杜坤上六爻變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

為皆是杜坤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杜坤問五官之

真龍杜坤對曰少皞氏杜金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

杜其官能治

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

杜

二子相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杜窮桑少

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杜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成而

見此其二祀也

后土為社杜方答社稷田正也杜掌

有烈山氏

杜神農世諸侯

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杜杜祀

周棄亦為稷

杜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自商以來祀

之

杜傳言蔡墨博物

魏禧曰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豢龍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梁鵞所以馴虎夫龍神物虎猛獸而有嗜欲則可制於此得養壯士之道焉又知人苟欲爲高而不受制於人者無他但在去嗜欲耳顏觸之論審矣

伍員病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吳人執燭庸

杜年二十七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杜大封與之土田

使監古

反馬尹大心逆吳公子。

杜逆之

使居養。

杜封之邑

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成城之。

杜城

取於城父與胡田。

杜致胡田

與之將以害吳也。

林將為吳子西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

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

杜不與

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

不可乎。

林

僚母弟闔廬之仇

吳。

以下十五

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太比于諸華。光又甚矣。

將自同于先王。

杜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爲虐

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

杜言不久可知

我盍姑億。

杜安也

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

林謂顯然表出與吳爲難之意

焉王弗聽。

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杜防壅山水以灌徐

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杜斷髮自刑示懼

攜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

杜城父也

使徐子處之。吳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林謂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丁力任。患

若爲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羅敝亟杜數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林聲東擊西既罷皮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

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爲定四年三十一年秋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杜皆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

左傳紹世鈔

卷二十

三十五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

林邾邑

來奔賤而書名

杜

黑肱非命

重地

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

杜

禮按所字當作虛字

看有名而不如其已。

杜

止也言雖有名

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

林

竊邑叛君者雖非命卿必書以某

地以著其人之名終身為不義之人傳之萬世不可泯滅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

林

不以利欲陷身回邪

不為義疚。

杜

病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林

或本欲隱蓋而春秋稱著其名

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杜

守先人作而不嗣言其尊作而不

義其書為盜

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襄

二十一年莒夷林五年以邾黑肱以濫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

林不過求食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杜春秋叛者

來適魯者皆小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杜物事

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杜身為以險危

謂三叛人去貪也若艱難其身杜身為以險危

而致其顛覆也大人杜在而有名章徹杜謂得勇名

天下徹於攻杜猶也難之士將奔走之凌輝隆曰好為難事

若竊邑叛君杜謂三以微大利求食而無名杜不書貪

冒之民將寘力焉杜盡力為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杜列

惡無禮。其善志也。

凌稱隆曰

者故曰春秋之稱

稱舉也春秋所舉之義

微而顯

杜文

義婉而辨

杜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

杜

在位者

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魏禧曰通篇以議論斷制為傳中變體史記多用此

法

左傳經世鈔

十一

卷二十一

身無朋二

三十七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一終